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二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三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二

禮儀部二十九 弔 祭 奠 賻 賵 助喪 拔引 紼 明器 挽歌

弔一

周禮太僕曰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原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不能賻弗問其所費 增禮統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弔生謂之

唁何非為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歎以言故謂之唁弔死謂之弔何素有恩禮無服屬但致傷哀故謂之弔原禮記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增又曰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不衣錫衰
賀循喪服要記曰始弔朝玄端之服也皮弁經素弁而
加環經也始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變賓未可以變也
又曰古之弔者皆因朝夕哭而入弔賓至主人即出
中門外西面向北上拜賓入門即位於堂下當階西面
賓即位皆哭哭止主拜之　又曰大夫弔於大夫始死
而往服朝裼裘如吉時也當斂之時而至則弁經服皮
弁之服以襲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經而加錫衰

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絰　謝玆喪服圖曰天王弔三公及三孤弁絰錫衰弔六卿弁絰錫衰弔大夫弁絰疑衰弔士弁絰緦衰弔畿内諸侯弁絰緦衰皇覽逸禮曰君使大夫弔於國君禮錫衰衰裳弁絰有絰焉下大夫為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緦麻裳弁絰異姓葛同姓麻　原摯虞決疑要注曰禮臣喪其父母則赴於君君弔之　又曰國家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凡使者監哀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

皆素弔祭異姓者服色器用不變也　又曰古素冠錫衰為弔服今以白袷深衣為服深衣即單衣也錫細麻疏也　增通典曰弔賓至掌次者引之賓次賓著素服相者入告内外衰服相者引主人以下立哭於阼階下婦人升哭於殯西相者引賓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為首者一人進當主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為首者復北面位弔者俱哭十餘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各還次

弔二

原禮記曰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增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也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 哀公

使人弔蕢尚遇諸途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妻之知禮也　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增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禮弗内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廏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

公降一等而揖之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原檀弓曰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歟哉注於朋友哀痛甚哭之非若凡弔　增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喪人無以

為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
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
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出經反哭子
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曰朋友喪
明則哭之　增左傳曰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
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又何弔焉　晉頃公卒秋八
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

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二何故　家語曰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不答他日又問孔子曰始死則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又何疑焉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内之士聞諸乎曰丘弗聞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　原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曰察其始本無生非徒無生也本無形非徒無形也

本無氣變而有生今變而之死人且寢於巨室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之　增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原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

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虞翻别傳曰翻放棄南方自恨疏斥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具送葬魏司空陳羣喪母使者弔祭如故事又使黄門侍郎杜恕奉詔慰問　增蔣詡字元卿遭父喪有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止舊廬於側作小庵住如舊廬受弔焉　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退身隱居教授徒

衆甚盛喪母友人或千里來弔之　東觀漢記曰祭遵病薨喪至河南詔遣百官皆以喪服往弔上車駕素服望城門舉音遂哭哀慟不止復幸城門過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　謝承後漢書曰徐孺子不就諸公之辟及有喪者萬里常弔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以水漬綿使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郭泰别傳曰賈叔字子厚林亭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

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叔來弔之而鉅鹿孫咸直亦至咸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遽迎而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同善仲尼不逆互鄉故許其進也叔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原又林宗有母喪徐稚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增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形體骨立其母哀之以錦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

客絶百許日　原王隱晉書曰何邵為司徒𦵏養子岐為嗣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𫝼乎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今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强侮弱粲乃止　增鄧粲晉記曰阮籍能為青白眼禮法之士輙以白眼對之宗正嵇喜康之兄也聞籍喪弔焉籍以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　晉中興書曰周嵩兄顗既被害王敦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之人為天下人所殺

復何弔敦甚銜之　原陶侃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而看之但見雙鶴舞而冲天也　增談録曰丁晉公謂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相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擕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内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弔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　孫公談圃曰司馬温公光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

同輩以往而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正叔又諭司馬温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頣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弔三

原白鶴陶侃事見弔二　青蠅虞翻事見弔二　服如爵弔弁經服服如爵爵弁素冠而加環經　髽而弔魯婦人之髽而弔自敗於臺鮐佁也　殷於壙　周於家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　弔中庭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

之為主也

弔牖下 史魚卒置尸牖下靈公弔焉詳死喪 **不越疆** 見弔一 **不**

踰封 檀弓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 **不及哀** 弔生不及哀 **不特弔** 喪事

不特弔早者不特弔尊者謂煩也必俟朝夕哭時也 **哀禍災** 周禮大宗伯職云以弔禮哀禍災鄭

注云禍災謂遭水火 **哀寇亂** 周禮大宗伯職云以卹禮哀寇亂鄭注云卹憂也鄭國相憂兵於外

為寇作於內為亂 **三不弔** 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畏人或以非罪罪已不能有以說之

死之者厭行止危險溺不乘橋船 **罰不弔** 宜弔不弔有司罰之 **玄冠不弔** 檀弓

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注云不以吉服而弔也 **齊衰不弔** 子張事見弔二 **三年而**

弔 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功衰不弔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注功衰既練服也

庶子不弔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魯人不弔 穀梁云周人魯人皆有喪周人弔之魯人不弔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

越人來弔 衛將軍事見弔二

王弔巫前 周禮喪祝職云王弔則與巫前鄭司農注云喪祝與巫以桃鬲執戈在王前

后弔祝前 周禮喪祝職云若王后弔則與祝前鄭注曰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

爵弁純衣 白虎通云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辭曰皇天降災子獨懼之嗚呼哀哉

擁膝蹲踞 符子云陶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哭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也

獨

哭而返（裴楷別傳云阮籍遭母喪楷往弔籍乃離喪位神氣晏然縱情嘯咏傍若無人楷便率情獨哭畢而返）

裼裘而弔（子游事見弔二）

畫宮而弔（黄尚事見弔二）

乘醉而入（王悅字元達弱冠知名恃才縱酒放誕慕王澄為人婦父嘗有慘悅乘醉弔之婦父哭慟悅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後為荊州刺史而卒）

不前而反（王羲之代王述為會稽太守少齊名而羲之輕述述母喪羲之心止一弔竟不重詣後言往弔入門主人哭不前而反欲以辱之述甚恨也）

反哭而弔（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阮籍母終（晉阮籍母終裴楷往弔之籍醉登牀直視楷行弔禮畢去或問主人不哭何以行禮楷曰阮方外士我俗中士宜以軌儀自居時議以為兩得其道也）

王衍子喪（山濤弔）

增帝

欲臨弔 高士廉卒帝欲臨弔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勿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還

以詩遺弔 合辭事類白居易卒宣宗以詩弔之

遣使會弔 楊綰薨帝驚悼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斂也遣百官會第弔

中使設祭 張曲江既薨玄宗追歎曰自公歿後不聞讜言發中使至韶州弔

中人臨弔 李嗣業卒葬日使中人臨弔李吉甫卒自大殮至卒哭皆中人臨弔

郎中臨弔 韓文李惟簡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

京官赴弔 尉遲恭卒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

百官會弔 孔光傳云光薨公卿百官會弔 常袞華州刺史墓志百官臨弔畢集孔光之門

原鼓琴而哭 世說顧彥先平生好

琴及喪家人嘗以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
遂徑上其牀鼓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彦先頗復賞此不
因又大慟遂不
弔喪主而出

置芻而去 徐穉事見弔二又劉師知作沈侍中集序云遂使褐
衣莫計寶帛無追痛此生芻同
玆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

增設席而弔 孔帖衛大經蒲
州解人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往弔或止之
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耶比至乾童以
事出乃設席行弔
禮不詣其家而還

赴者三萬 陳寔字仲弓卒於家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
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
數共刊石立碑諡為文範先生

仙人白鶴遙投士
行之前　孺子隻雞遠赴林宗之所　舊館遇亡宣父
尚猶出涕　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

弔四

原賦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登陂陁之長坂入曾宮之嵯峩臨曲江之隑洲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通谷豁兮谽谺汩淢靸以永逝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北揭石瀨弭節容與歷弔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悟宗廟滅絶嗚呼操行之不得墳墓蕪穢而不脩魂魄亡歸而不食　晉傳咸弔秦始皇賦曰余治獄至長安觀乎阿房

而弔始皇曰傷秦政之為暴棄仁義以自亡搦紙申辭
以弔始皇有姬失統命不於常六國既平奄有萬方政
虐刑酷如火之揚致周章之百萬取發掘於項王疲斯
民乎宮墓甚癸辛於夏商未旋踵而為墟屯麕麇乎廟
堂國既顛而莫扶孰阻兵之為强
原文漢賈誼弔屈原文曰鸞鳳伏竄鴟梟翺翔謂隨夷
溷兮跖蹻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騰駕罷牛驂蹇
驢驥垂兩耳服鹽車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

使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犬羊　後漢蔡邕弔屈原
文曰鸋鴂軒翥鸞鳳挫翮啄碎琬琰寶其瓴甋皐車奔
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晉潘安仁弔孟嘗君文曰人罔貴賤士無眞偽延入
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盻而贔强左顧
而田競且以造化為水天地為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
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
畏尾東奔西囚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晉陸機弔

魏武帝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格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托人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何險而弗濟敵何强而不殘違率土以静寐戢彌天乎一棺惜内顧之纒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俛孌何命促而意長宣備物於

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案魏武帝疾革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下繐帳朝晡設脯糒之屬月朔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與諸夫人諸舍中無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又弔蔡邕文曰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智道之已妙

曷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已效萇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晉庾闡弔賈生文曰飛滎洛汭濯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峰信道居正天下為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昔皐陶謩虞呂尚歸昌德協允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奈何摧景飈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否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

不敬弔寄之淥水　宋袁淑弔古文曰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思於園邑彥眞因文以悲出伯喈銜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不患思之貧無苦識之淺士以伐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為鏡鑒以未來為鍼艾書余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蓍蔡

祭奠一

增寄酹江溪龍濁醪一

罇寄酹千里

薦醪駱賓王泉壤殊途幽明永隔感平生其若斯聊

申絜酒儻聰明之

不昧式薦箪醪

蘋蘩薀藻左傳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

可羞于王宮可薦于鬼神

蕙蘭桂椒 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明齊溲酒 儀禮嘉薦普淖明齊溲酒

樽酒簋貳 權載之文樽酒簋貳涕零如雨

炙雞往祭 徐穉事見弔二

封股致祭 崔從太和六年卒下有封肉以祭者烏重胤既歿士二十餘人封股致祭

斗酒隻雞 曹操感太尉橋玄知己及後經過其墓自為祭文曰承從容約誓之言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哉

白粥生芻 呂才母喪以哀毀卒通人郎餘令以白粥元酒生芻祭路世人哀之

設位沃饋 李勉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餘乃設虛位沃饋之

過墓奠祭 賈黃中談錄白傳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令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

酒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

食瓜遣奠唐史萊國公杜如晦薨太宗詔虞世南為製碑文後因食瓜美愴然悼之遂輟食瓜奠於靈座

敕餼往祭高士康卒方寒食敕尚宮以食四舉往祭

遣使弔詞辛雲京卒及葬命使弔詞時將祭者七十餘幄喪車餘晷乃得去

設祭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此遣使祭之

祭奠二

增文唐韓愈祭亡友柳子厚文曰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

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裾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而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

祭棺前矢心以辭　宋蘇軾撰哲宗祭司馬溫公文曰
元豐之末天步維艱社稷之衞内外所屬惟是一老屏
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於
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紀綱畧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
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
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悰
又祭歐陽文忠文曰公之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
國有蓍龜斯文所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

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不可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君子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鱔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宅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惟猒世之溷濁

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違昔我先君懐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而往弔而懐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曰嗟夫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挾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尤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與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

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扼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申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顔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以能道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夫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

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
子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
乎不聞　又祭蘇子美文曰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
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
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
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
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
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

至此薀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朱元晦祭劉恭父樞密文曰嗚呼天胡付公以瓌奇俊偉之材而不并假以耆耋期耄之壽胡位公以樞密藩屏之重而不遂畀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功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

連者也嗚呼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保弗兢
弗諍屈首受書典學於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
朝遂掌綸綍獻納綢繆訏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
帝眷弗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
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碟宏綱塞絕
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憚恩漸適嬉於
堂遽哭於苫恩詔起之有疎其詹公卧弗承帝悉其孝
曰究汝哀來覲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於潭亦

顯其效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畧既張惠術四施曾有流莩化為充肥帝嘉乃勲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箋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我鄙勸道有加公姿鸞鵠我性麏麚豈無異同卒莫疵瑕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迨其永歸手札告戒裦德撫孤古昔所艱并以誘我我其敢安念昔帝師為國死義亞傳家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 公龔其傳克廣無替矧予之

懷竊究終始頣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昔誦離騷舉公

觴兮今拜以哭酹公堂兮私情公議兩怛傷兮神靈不

昧尚克鑑予之衷腸兮

又祭劉恭父樞密文曰在昔

歲次公病欲絕自力為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讐耻未

雪冢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

以永前烈下及諸孫羈貫在列謂我教之他靡顧謁三

復悲號心膂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并拆拜疏千言忠憤

是洩我雖不武實擊其節又惟公家忠孝閥閱紀德銘

功曷敢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畧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叙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遠慚陳之如聽予決想像兩公感涕推咽顧念滯留塵土覊紲莫相嗣人講貫劇切以此負公一飯再噎頃為迎師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鐵尚其不厭習久而悅卒大公門綏此憂懷山瓢往酹野蔌并設老涙如傾遠寄情血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曰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

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内而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其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名賓佐而與訣委符節以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

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為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為報尚精爽其鑒茲

又祭張敬夫文曰自孔孟之云遠舉學絶而莫繼得周張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胳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

又有始所共嚮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不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以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切窺其一二也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需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

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有以輔予之志也　又祭呂伯恭著作文曰嗚呼天降害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巳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

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誰為之箴過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胷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凡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絶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澹寡慾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節躬而恥為介

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歆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寛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淵澄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先訓詔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討論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遘疾而言歸一

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閒逍遥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藴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　又祭鄭自明文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隨勢前却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鶚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從

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王所為虛心而嘉歎羣公所為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為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為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為人凛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怍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跪陳情於一酹詞與淚以俱傷

賻賵一

原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賵　穀梁傳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注賵覆也車馬覆載人也賻助也所以助營凶事　增通典曰凡賻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篚奉玄纁束帛立於使者之西南俱東面凡賻通貨賵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篚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某官某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

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使者出主人送拜

賻賵二

原副意白虎通賻助也賵者赴也所以助生送死追思終副至意也　貴誠禮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注云禮貴誠信　贈死傳贈死不及尸非禮也　補喪周禮宰夫供賻賵并器幣凡諸侯喪賻補之注補助不足之意

書方書賵於方書遣於策注方版也策簡也　問費禮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　歸

布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注旅下士也使歸四方賻布　用幣魯人之贈也三玄三纁廣尺長終幅注言失之也贈用制幣玄纁束幣　脫驂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人無乃已重乎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言人盡哀是以恩厚待我我為之哀是以恩有施惠　遺縑後漢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往弔之公怒撻之令遺縑而已或問之丹曰交友之難終也　陳路車上介贈陳路車　陳乘黃禮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輈執圭將命　增給絹布房玄齡薨給以絹二千段粟三千斛　賜粟帛孔巢父卒賜其家粟帛存卹之　原無親受賻者既受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原涉讓漢原涉字仁先父為南陽太守時二

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已上妻子受之以定產業涉乃讓南陽賻送行喪廬冢於是知名

何並戒 何並受潁川守名丞掾作先書告子恢曰吾生素餐日久雖得賻勿受注先書先遺令也

王戎辭 本傳王渾為涼州刺史卒故吏賻贈數百萬其子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

不入廟門 禮賵馬不入廟門以其主于死者也

班諸兄弟 禮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增

裴度賵縟 裴度薨賵禮為縟

李勣贈厚 李勣卒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謹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之

給俸為賵 鄭餘慶卒帝知其貧特給一月俸料為賵襚

賻布尤厚 崔敦禮卒高宗為舉哀雲龍門賻布襚器尤厚

原求賻非正 穀梁傳武子來求賻歸死

者曰賻歸生者曰賵曰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

讀賵非古 檀弓曾子曰讀賵非古也

增

麥舟助葬 范文正公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付之矣

資錢治喪 郭震字元振魏州人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其姓氏 河東柳先生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資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

原賵賻贈含 禮

車馬貨財 詳賵一賻

增不受賵賻

從漢書曰魯恭字仲康父期為武陵太守卒於官恭年十二晝夜號踊聲聞郡中賻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　又羊續為南陽太守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遺書薄斂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賵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勑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　齊書曰張稷所生劉先假葬琅耶黃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　又江斅卒遺令不受賻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啟遵斅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

脫衣為贈

齊書曰張融有孝義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后超人孫徵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為贈披牛被而反

增詩宋蘇軾贈李憲仲哀詞并敘曰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為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故人梁先吉老聞余將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為賻辭之不可乃以遺廌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廌者庶幾皆有以助之廌年二十五其文煜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也哉

詩云大夢行當覺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罕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竅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惟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又贈章默并敘 曰章默居士字季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干有父母兄弟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悼焉是有以

少助之又取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詩云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泣腐茵席前
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
不毛田親築曉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塈五陵多
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則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髮
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茍朝遂夕死真不滅誓求無生理
不踐有為迹棄身屍陁林烏鳶任狼籍

助喪

原主辦 漢項梁在吳吳人喪梁嘗主辦部署豪傑從校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其時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云云衆乃服之

執事 弔非從主人言必助主人執事

助原壤 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槨

助孟氏 傳曰孟氏將辟籍除於臧氏臧氏使正夫助之

致金納貝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賵從者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先往後罷 陳平家貧每助喪以先往後罷爲助

披引紼

原葛紼 傳曰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紼注引柩則用之

揄沈 以揄汁置車下則滑而易進也

設披 儀禮曰設披披絡柩也

設撥 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注撥以引柩車所謂紼也

執引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同名異言

勸防 周禮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注謂勸猶倡率前引者防謂執備傾毀

明器

原芻靈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注芻靈束茅為人馬也

俑者 禮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注俑偶人也有面目似生人也

神器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鬼器 禮仲憲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設

民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民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附於棺檀弓子思曰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注附棺明器也

異於人釋名云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也

既殯布既殯句而布材與明器

為葬備凶器

多陳省納喪服小記云陳器之道多陳而省納之可也省陳而盡納之可也

有形無實鹽鐵論云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

挽歌一

增纂文曰薤露今人挽歌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　晉書禮志曰漢魏故

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衛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挽歌摯虞以為挽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衛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挽歌二

原干寶搜神記曰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詞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為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又有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不可妄求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葬給挽歌六十人諸公及開府給三十人

謝綽拾遺録曰太祖嘗名顔延之傳詔頊日尋覓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

依𠃔訪覔果見延之在酒肆躶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　宋書范煜為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王大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煜與司徒左曹屬王琛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　梁書謝幾卿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啟求行擢為藻軍師長史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揚石井宅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

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增北史曰文宣帝喪朝士多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等不過一二篇惟盧思道得八篇故時號八挽盧郎　參天皇帝從追號迎喪既至李泌為挽詞二解述從志命挽士歌之　偹國文懿公主薨帝素所愛自製挽歌羣臣畢和　代宗皇后獨孤氏薨詔羣臣為挽詞帝擇其尤悲者歌之　東坡云歲在庚辰六月予與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

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為少游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少游因遷謫而作此詞豈若是乎　廣異記沈亞之夢為秦穆公幼女弄玉壻公主死應教作挽歌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白日閒簫處高樓明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姚合謂沈亞之曰吾王女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聞宮中出輦鳴笳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問客

作挽歌詞生應教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朱帳擇地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喜之及寤能記其事

挽歌三

原虞殯 田歌 左傳曰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將戰命其徒歌虞殯杜預注云虞殯葬歌示必死 譙周法訓曰今有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於尸鄉自殺從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音

松雲 薤露 江智泉宣貴妃挽歌曰桂從來虛寂 筵俎竟虛存雲松方霧露風草已聲原 溫子昇相國清河王挽歌曰高門詎改轍 曲沼尚餘波何言吹樓下翻成薤露歌

鈴唱 紼謳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倡和　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慢緩苦用力也引紼所有謳者為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也

梁會　**袁遊**　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極終於薤露之歌坐中流淚　裴啟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鴝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行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

桓伊挽歌　**傅玄哀詩**　裴啟語林云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疏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之三絕　傅玄七哀詩曰杳杳三泉室冥冥長夜臺

增延年二曲　**思道八篇**　並詳挽歌二

挽歌四

增州人歌挽 韓文董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渦流洋洋有闢其郛闠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

公在喪車 自制挽歌 詳挽歌二 夢作挽歌 詳挽歌二 門生輓送

漢記鄧弘薨皇太后臨其喪皆曰門生輓送

挽歌五

原詩古挽歌辭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結人死一去何時歸 又曰蒿里誰家地聚歛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魏繆襲挽歌

詩曰生時游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黄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長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又挽歌辭曰壽堂何冥冥長夜永無期欲呼舌無聲欲語口無辭　晉陸機挽歌辭曰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素驂佇轜軒玄駟騖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悲風鼓竹軌傾雲結流藹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又

挽歌辭曰魂衣何盈盈旗旐何習習父母拊棺號兄弟扶筵泣靈轜動轇轕龍首矯崔巍挽歌挾轂唱嘈嘈一何悲浮雲中容與飄風不能迴淵魚仰失梁征鳥俯墜飛　又王侯挽歌辭曰孤魂雖有識冥漠難為務操心元芒内注血眙鬼匜　又士庶挽歌辭曰陶犬不能吠瓦雞焉能鳴安寢會丘下時聞板築聲　又挽歌詩曰中闈且勿諠聽我薤露詩生死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舍爵兩楹位啟殯進靈轜餞飲帳莫反出宿歸無期　又

挽歌詩曰重阜何崔巍玄廬竄其間磅礴立四極穹隆
放蒼天側聽隂溝涌卧觀天井縣壙宵何遼廓大暮安
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
鄰昔為七尺體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
豐肌享螻蟻妍姿永夷泯壽堂延魑魅虚無自相賓螻
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　又
傅玄挽歌辭曰人生尠能百哀情數百端不幸嬰篤疾
凶候形素顔衣衾為誰施束帶就闔棺欲悲淚已竭欲

辭不能言一去永不返長夜何漫漫　又挽歌曰靈坐飛塵起魂衣正委移茫茫丘墓間松柏鬱參差明器無用時桐車不可馳平生王殿歿歸幽都宫地下無滿期安知秋與冬　又挽歌曰路柳夾靈轜旟旐隨風征車輪結不轉百駟齊悲鳴　宋陶潛挽歌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録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

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
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旁欲語口無音欲視眼
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
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以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
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
何所適託體同山阿　北齊祖孝徵挽歌詩曰昔日驅

駟馬謁帝長楊宫旌懸白雲外騎獵紅塵中今來向漳浦素蓋轉悲風榮華與歌笑萬事盡成空　君王原劉禕之孝敬皇帝挽歌詩曰戒奢虚蜃輅錫號紀鴻名地叶蒼梧野途經紫聚城重照掩寒色晨飈斷曙聲一隨仙驥遠霄露愁陰生　增唐鄭丹明皇挽歌曰律歴千年會車書萬里同固期常戴日豈意厭觀風地慘新疆理城推舊戰功山河萬古壯今夕盡歸空　又肅宗挽歌曰國以重明受天從諒闇移諸侯方北面白日又西

馳龍影當泉落鴻名向廟垂永言青史上還見載無為
李端代宗挽歌曰祖庭三獻罷嚴衛百靈朝警蹕移
前殿宮車上渭橋寒霜凝羽葆野火咽笳簫已向新京
兆誰云天路遥　白居易德宗挽歌曰執象宗元祖貽
謀啟孝孫文高柏梁殿禮薄霸陵原宮仗辭天闕朝儀
出國門生成不可報二十七年恩　又曰虞帝南廵後
殷宗諒闇中初辭鐘鼎地已閉望仙宮曉落當陵月秋
生滿旆風前星承帝座不使北辰空　又曰夢減三齡

壽哀延七月期寢園愁望遠宮仗哭行遲雲日添寒慘笳笙向晚悲因山有遺詔如葬漢文時　劉禹錫德宗挽歌曰出震清多難乘時播大鈞操絃調六氣揮翰動三辰運偶升天日哀深率土人瑤池無轍迹誰見屬車塵　又曰鳳翣擁銘旌威遲異吉行漢儀陳祕器楚挽咽繁聲駐綍辭清廟凝笳背直城惟應晉內傳知是向蓬瀛　元稹順宗挽辭曰不改延洪祚因成揖讓朝謳歌同戴啟遏密共思堯雨露施恩廣梯航會葬遥號弓

那獨切曾感昔年招　又元稹憲宗挽歌辭曰國付重離後身隨十聖仙北辰移帝座西日到虞泉方丈言虛設華胥事渺然觸鱗曾在宥偏哭墮髯前　張祜憲宗挽歌曰嗚咽上攀龍昇平不易逢武皇虛好道文帝未登封壽域無千載泉門是九重橋山非遠地雲去莫疑峯　白居易奉敕撰進開成大行皇帝挽歌曰晏駕辭雙闕靈儀出九衢上雲歸碧落下席葬蒼梧蓂晚餘堯歷龜新啟夏圖三朝連棣萼從古帝王無　又曰嚴恭

七月禮哀動萬人心地感騰秋氣天愁結夕陰鼎湖龍漸遠濛汜日初沉惟有雲韶樂長留治世音　宋王元之太宗挽歌曰卜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祝堯違衆望傳啓合天心陵柏蕭騷韻階茅寂寞陰何人開殿閣塵暗九絃琴　又曰日到虞泉路天從杞國崩去年壽寧節今夕永熙陵薤露悲風起松阡苦霧凝龍髯攀不及千古恨難勝　王安石仁宗挽詞曰去序三朝聖行崩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最長年仁育齊高厚哀思罄

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又曰憑几微言絶羣
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陛縞素九重圍天上仙遊遠宮中
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又曰厭代人間世
收神天上遊遽然虛玉座不復望珠旒待旦移巾幘饔
人改膳羞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又曰同軌羣方
至因山七日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帳殿流蘇捲
鈴歌薤露哀宮中垂曉軔西去不更回　歐陽修仁宗
挽詞曰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為家六龍白日

乘雲去何待金錢買道車　又曰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墻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又曰素幭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望雲在昭陵洛水東　又曰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座惟應魂夢到鈞天　黄庭堅神宗挽詞曰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深垂統憂勤減夢齡孫謀開二葉末命對三靈令代誰班馬能書汗簡青　又曰鈞篥收賢輔天人與聖能輝光唐

六典度越漢中興百世神宗廟千秋永裕陵帝鄉無馬跡空望白雲乗　又曰昔在基皇極師臣論九疇丘陵忽為谷天地不藏舟河洛功無憾幽燕策未收嗣皇朝萬國任姒正興周　葉適高宗挽詞曰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整乾坤黄屋堯年度青山禹穴昏遺民猶望幸淚血灑中原　朱熹孝宗挽章曰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遽移月極仗便上白雲鄉九月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厠周行但憶

彤墀引頖趨黼坐旁袞華叨假寵縞素識通喪似用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秩待行香手疏攄丹悃衡程發皁囊神心應斗轉巽令亟風揚未答隆儒俄聞脫躧翔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　宋御製寧宗挽詞曰冲淡凝金汞憂勤失寶丹講餘曦已午班促漏方殘濟野雲生暗蒼梧日轉寒列朝從藝祖天闕會金鑾　又曰仙御賓空日龍飛杳杳間五霞呈瑞彩九虎敞重關寶輦扶蒼鶴雲韶擁玉班千年棲佛地今日覲

天顔　元王惲奉挽世祖皇帝詩曰灤水龍飛日長楊羽獵時天顔幾五見雨涙遽雙垂化日中天赫陰雲萬里馳何由知帝力耕鑿樂雍熙　又曰去歳回鑾輅旌麾擁萬靈今春辭晝翣弓劍閟泉扃黼扆虛瓊島雲龍慘帝庭詞臣思補報涙濕簡編青　明王英仁宗挽詞曰歳宴橋山路風凄薄暮天珠襦函夜月石馬鎖寒煙尊謚高千古陵祠享萬年遺民念恩澤猶想奏薰絃　王直景陵挽歌曰苦霧纏丹旐陰雲擁翠旗山川皆斂

色草木亦含悲雨泣千官送風號萬國隨蕭蕭笳吹發
不似奏韶時　又曰靈御陪仁考仙遊侍太宗珠丘連
翠殿玉匣閟玄宮海宇攀號切天庭陟降同遥知六龍
駕長度五雲中　李東陽孝宗挽歌曰此日真何日陰
雲掩上台晦冥天色變嗚咽水聲哀舊恨齊山嶽遺恩
徧草萊萬方同一慟痛哭轉成雷　又曰聖德同天縱
皇圖與日升乾維中斷絶坤軸乍崩騰輦蓋辭雙闕河
山護六陵生成直罔報攀送竟何能　又曰恭已同虞

帝祗台比夏王內庭無女謁外囿絶禽荒富有天和養
終期歷數長彼蒼何弗弔民物共摧傷　又曰聖道通
三極王言似六經面開天日表書作虎龍形杞國憂方
劇華胥夢不醒萬年金匱在遺訓炳丹青　又曰鶴髮
承顏日龍樓問寢辰兩宮同奉養九廟極精禋孝可通
金石誠能動鬼神徽稱高萬國垂憲及千春　又曰畎
畝蒼生念閭閻白屋情覽章時昃日露禱必深更歲旱
憂疑獄天寒憫戍兵尚遺寬卹詔朝野共吞聲　又曰

極意窮幽隱虛懷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閣老不呼名道
合君臣義恩深父子情化機元不偶天意竟何成　又
曰玉几終宵坐彤闈徹曉通孫謀思祖訓家教託儲宮
天語丁寧際龍顏髣像中此身真隔世地下倘相從
又曰海宇熙平日乾坤夢幻間虹流始華渚龍臥已橋
山堯荚驚新換湘筠憶舊斑翠華天上去無路可追攀
又曰靈駕歸何處茂陵西更西日輪埋地軸雲路隔
天梯月過鳴鑾靜山園簇仗齊玄宮松柏裏瞻望轉淒

迷 李東陽大行皇帝挽歌辭曰北闕南都象鎬豐我
皇身自際時雍祗應龍種如高帝何止虬鬚似太宗草
木有情皆長養乾坤無地不包容因思二十年前事長
躡仙班侍九重 又曰聖朝偃武修文日共道王言似
六經宋史重施新袞鉞孔庭增飾舊籩鉶垂衣共仰升
龍象賜墨皆成翥鳳形回首茂陵松柏樹春來還向裕
陵青 毛紀武廟挽歌曰玉輦今何處宸遊事已空淚
多湘水竹悲切鼎湖弓汗簡千年後鈞天一夢中空餘

舊戎帳金甲凜霜風　吳國倫世宗挽章曰只怪鈞天夢未通帝星遥夜燭冥濛金輿罷幸三芝館玉几深憑五柞宫遺詔普天俱朔雪望靈何地不悲風鼎湖自有雲龍會虛使千官泣墮弓　又曰載筆曾趨供奉班江湖猶自憶龍顔宫雲不散神仙仗禁月常飄玉女環似有飛輪馳帝座不知遺舄在人間千門望幸渾無計却恨蓬萊使未還　原隋盧思道彭城王挽歌詩曰旭早禁門開隱隱靈輿發鑾看鳳樓迴稍視龍山没猶陳五

營騎尚聚三河卒容衛儼未歸空山照秋月　增唐白居易太子挽歌曰剪葉藩封早承華冊命尊笙歌辭洛苑風雪蔽梁園鹵簿淩霜宿銘旌向月翻宮僚不逮事哭送出都門　元安南國王陳益稷挽布拉吉達河南王詩曰哲人萎矣棟梁傾回首西風涕暗零三世功名今古史百年過客短長亭手扶紅日名猶在身就黃粱夢不醒記取汾陽舊勲業紫薇留種繼芳馨　明方孝孺懿文太子挽詩曰盛德臨中夏黎民望彼蒼少留臨

宇宙未必媿成康宗社千年恨山陵後世光神遊思下土經國意難忘　文華端國本潛澤被寰區雲繞星辰劒春回造化爐變通周典禮寛大漢規模厭世嗟何早蒼生淚欲枯　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龍樓方愛日鶴馭遽賓天已失羣生望空餘後世傳長江一掬淚流恨繞虞淵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鼎軀懸寶命筌鶴動哀音誰紹三王治徒傾四海心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　三朝兼庶政仁孝感嬰孩萬歲千秋志經天

緯地才未登辰極定忍見泰山頽聖子承皇業能舒四海哀　懿文光典册善美過昭明歴數歸元子哀榮動聖情神靈遊帝所陵寢鎮天京誄德南郊在千秋有頌聲　淵默師成憲端嚴信若神承天行日月與世作陽春鋭意思寛政温顔訪老臣至令江海士猶想屬車塵

斥土開瑶殿因山近翠微神輿離鶴禁天淚濕龍衣日月還丹闕風雲送六飛太平皇業固清廟詠光輝

僚友原唐上官儀謝都督挽歌曰漠漠佳城幽蒼蒼松

櫝暮會幕飄欲卷究駟悲還顧楚鐃繞廬山胡笳臨武
庫帳然郊原靜煙生歸鳥度　駱賓王樂大夫挽歌曰
萬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返
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　增
唐賈島挽孟寂詩曰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
年今日春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　宋歐陽修挽
老泉詩曰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聞反舊閭諸老誰
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

人會葬車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蘇軾挽張文潛詩曰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方推德業餘每見便吟曹植句至今傳寳魏華書濟南名士新凋喪劒外生祠已潔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公廬
又挽孔長源詩曰小堰門頭柳繫船吳山堂上月侵筵潮聲半夜千門響詩句明朝萬口傳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歳在巳辰年佳城一閉無窮事南望題詩淚灑箋
又挽姚莊田詩曰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

悲空聞韋曳一經在不見恬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為善樂逍遥却恨棄官遲七年一别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　王介甫挽司馬温公詩曰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成推深萬物表不命四時行日者傾三接天乎奠兩楹堂堂寧復有埋玉慟佳城　又挽韓忠獻詩曰心期自與衆人殊作相知非淺丈夫獨斡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上天衢鋤耰萬里山無盜衮繡三朝國有儒喪氣忽隨秋露盡謾憑陳迹在龜趺　又曰兩朝身與國安危

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早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
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髮
傷心無路送靈輀　又挽賈魏公詩曰功名烜赫在三
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術早紆丞相紱戎冠再插侍中
貂開倉六掄流民復出甲甘陵叛黨銷甲第祗今空畫
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元楊維楨挽達兼善御史詩曰
黑風吹雨海冥冥被甲船頭夜點兵報國豈知身有死
誓天不與賊俱生神遊碧落青騾遠氣挾洪濤白馬迎

金匱正修仁義傳史官執筆泱先傾　王翰挽迭漳州詩曰墨雲壓城天柱折長烽夜照孤城節劒血飛丹氣奪虹銀章觸手紛如雪丈夫顧義不顧死泰華可摧川可竭蕉黃荔丹酒滿壺千載漳人酹嗚咽　宫闈原唐李百藥文德皇后挽歌曰徘徊兩儀殿悵望九成臺玉輦終辭宴瑤筐遂不開野曠陰風積川長思鳥來寒山寂已暮虞殯有餘哀　朱子奢文德皇后挽歌詩曰神京背紫陌縞駟結行輈北去横橋道西分清渭流寒光

向壠沒霜氣入松楸今日泉臺路非是濯龍遊　上官儀江王太妃挽歌詩曰黃鳥悲歌絕椒花清頌餘埃凝寫鄰鏡網結和扉魚銀消風燭盡珠滅夜輪虛別有南陵路幽叢臨葉疎　崔融則天皇后挽歌曰寶陳虛禁夜夕臨空山陰日月昏尺景天地慘何心紫殿金鋪澀黃陵玉座深鏡奩長不啟聖主淚沾襟　又詩曰前殿臨朝罷長陵合葬歸山川不可望文物盡成非陰月霾中道軒星落太微空餘天子孝松上景雲飛　增唐韓

愈大行皇太后挽歌曰一紀尊名正三時孝養榮高居
朝聖主厚德載羣生武帳虚中禁玄堂掩太平秋天笳
鼓歇松柏徧山鳴　又曰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
地行新祭因山託故封鳳飛終不返劒化會相從無復
臨長樂空聞報曉鐘　又曰追攀萬國來驚衛百神陪
畫翣登秋殿容衣入夜臺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只
有朝陵日妝奩一暫開　包佶昭德皇后挽歌曰西汜
馳暉過東園别路長歲華惟隴柏春事罷公桑𪛁兆開

泉户禽聲閑畫梁更聞哀禮過明詔制新喪 錢起貞懿皇后挽詞曰淑麗詩傳美徽章禮飾哀有恩加象服無日祀高禖曉月孤秋殿寒山出夜臺通靈深眷想青鳥獨飛來 白居易昭德王皇后挽歌曰仙去逍遥境詩留窈窕章春歸金屋少夜入壽宮長鳳引曾辭輦蠶休昔採桑陰靈何處感沙麓月無光 宋宋庠應制挽莊惠后詩曰嬀幄祭明訓堯闈保護賢別君長樂寢誰給水衡錢謹疾方加膳收神亟去仙宸襟增服紀追報

煥終天　又曰昔帝推嬪則吾君賴母慈陪陵漢家葬

異室閟宮祠霧暗星軒隱天愁月御移翟車參亭路無

復廟中期　又應制挽莊獻太后詩曰寶慈垂母訓一

紀御璿除地有占沙舊天仍補石餘軒星淪夕緯翟輅

去宸居異日金縢啟方知復辟書　又曰旰昃身無憚

寒暄疾有加災生織女案魂斷濯龍車厭翣浮晨旭邊

簫咽暝霞惟留長樂注刊美在皇家　汪藻挽隆祐太

后詩曰四紀居坤極三朝賴母臨德齊先后懿恩及聖

君深冊寶追崇德袁麻欲報心哀榮千古事誰復嗣徽音　又曰慶源由魏國奉祀及宣仁盛德儀中壼私恩絕外親長秋期不老厚夜忽無晨來歲柔桑綠誰臨繭館春　明蘇祐昭皇聖太后挽章曰慈極空遺誥仙鑾去不還千官臨內殿萬姓哭深山雉扇秋新掩龍髯歲久攀併將江上淚霑灑泰陵閒　王維楨孝烈皇后挽歌曰範內留芳訓扶天有駿功仙遊知跨鳳聖念為當熊玉佩虛無裏蒼雲悵望中宜春花照眼淚灑舊時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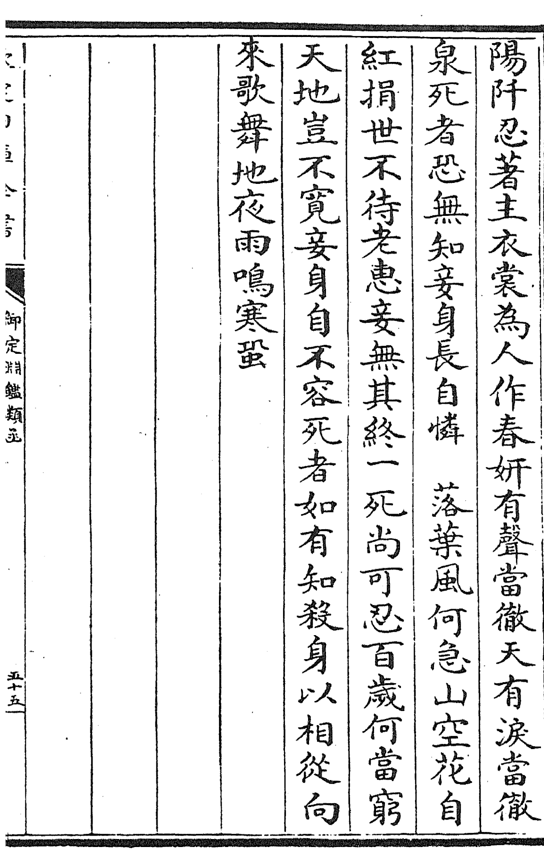
原隋盧思道樂平長公主挽歌曰妝樓對馳道吹臺臨景舍風入上春朝月滿涼秋夜未言歌笑畢已覺生榮謝何時落水湄芝田解龍駕　唐上官儀故北平公主挽歌曰木落園池曠庭虛風露寒北里清音絶南陔芳草殘遠氣猶標劒浮雲尚寫冠寂寂琴臺晚秋陰入井幹　又高密長公主挽歌曰湘渚韜靈跡娥臺靜瑞音鳳逐清簫遠鸞隨幽鏡沉霜處華英落風前銀燭侵寂寞平陽館月冷洞房深　增崔顥詩曰鸞鏡埋塵罷

曉妝琴心猶憶鳳求凰雨消巫峽夢回早花落武陵春去忙　宋神宗挽公主詩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空閒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雲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　又曰春風寒會阮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消　又曰歌鐘雖不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亦隔秦　蘇軾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詩曰柏舟高節冠鄉鄰絳帳清風聳縉紳豈似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織屨隨方進晚節

稱觴見伯仁回首悲凉便陳迹凱風吹盡棘成薪　又
挽穀父妻曰結褵記初歡同穴期晚歳擇夫得温嶠生
子勝王濟高風雙賓友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隱中窮達
初不計云何抱水疾俯仰便一世幽陰淒房櫳芳澤在
巾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
涕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字誄寧用百金瘞
又挽余主簿母詩曰閨庭蘭玉照鄉閭自昔雖貧樂
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饋却因麟趾識關雎雲軿忽已歸

仙府喬木依然擁舊廬忽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萊裾　又挽子容母曰蘇陳甥舅真冰玉正始風流起頹俗夫人高節稱其家凜凜寒松映修竹雞鳴為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始一晨豈惟室家宜壽母實與朝廷生異人亡軀徇國乃吾子三仕何存知愠喜不須擁笏强垂魚我視去來皆夢耳誦書相挽真區區墓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　王廷珪挽内詩奔月姮娥魂已清錦囊空貯誥封榮穆家酥酪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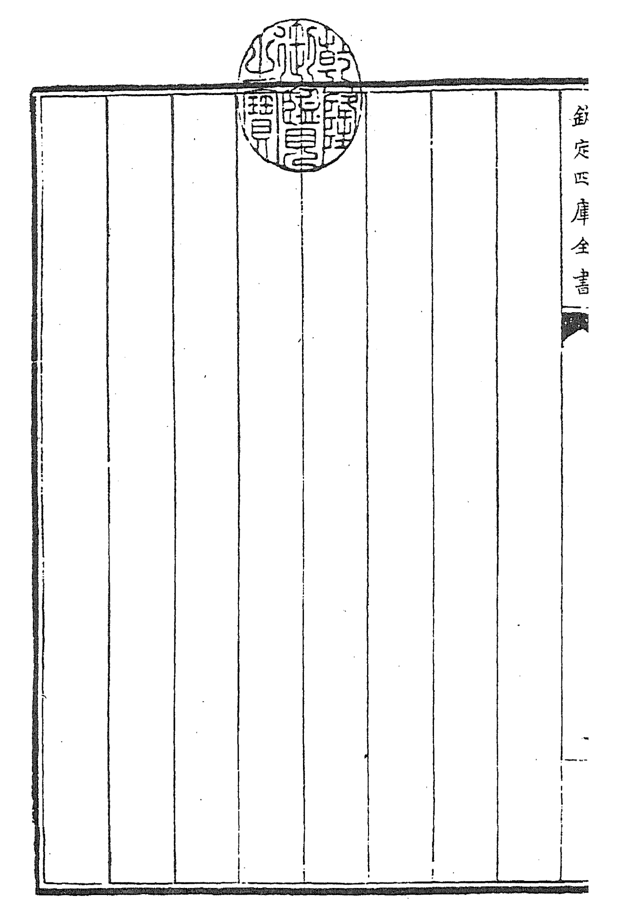
門貴謝氏芝蘭滿砌生風散采雲生碧落霜飄寒菊墜
紅英佳城萬古淒涼地隴水東流猿化聲　汪彦章詩
曰壽母膺芝誥名郎戲綵衣凱風方欲報朝露忽先晞
仙行三千滿人生七十稀閒居他日賦應愴板輿非
黄庭堅詩曰剪髮賓筵盛齊眉婦禮閑謂宜俱白髮忽
去伴青山大夢驚蝴蝶何時識佩環哀歌行欲絶丹旐
雨班班　陳後山代南豐作挽詞曰主家十二樓一身
當三千古來妾命薄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



陽阡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落葉風何急山空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二

謹案第十四頁前三行覽遺籍以慷慨刊本慨訛愷據文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朱烺